典故紀聞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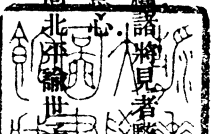
聞紀故典

(二)

余繼登輯

典故紀聞卷六

成祖靖難師自紫荊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凝爲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豈可遽言嘉應況當戒愼之際不可以此爲喜而有意心成祖滹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陣大呼奮擊矢集其旗者如蝟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識世子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禦禍之難



成祖既卽位諭羣臣曰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卽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矣

成祖嘗謂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警戒後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卽父子將爲秦越況君臣乎吾於諸功臣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得

成祖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亡者衆敕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

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成祖曾問兵部尚書劉儁。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我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衞皆令孳牧。卿等宜嚴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卽位。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虛心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達。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成祖嘉納之。以示六部臣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國朝最重誣告之法。永樂初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淩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永樂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皇上卽位以來。廣開言路。凡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搜求細故。拮制諸司。或懷挾私讎。陷害良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騁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泛言。煩瀆聖聽。雖稱興利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詔可之。

永樂初。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溼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

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閒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二年虜寇三萬衞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成祖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緣邊衞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卽以聞者鎭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成祖因有司請修比干祠墓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爲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諛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祖宗之洪業

禮部尚書李至剛妻父某坐事逮繫都察院當伏重法至剛希恩求免成祖問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右副都御史黃信與臣言信遂以漏洩獄事伏誅祖宗之重刑獄如此

禮部尚書李至剛以孝慈皇后忌辰請倣宋制於佛殿修齋誦經成祖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初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踐踐寺外之地請付法司治罪成祖曰京師隙地少居人鄽於

掌牧寺外有閒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濟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卽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卹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刑部尚書鄭賜以吏部所書文移多謬誤郎中等官亦不省視皆當治罪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弊可釋之

永樂初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寶鈔提舉司官吏不法等事成祖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成祖嘗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荒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卹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成祖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成祖嘗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朕博考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

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鎮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成祖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於是賜以銀幣獎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

成祖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卹民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尙未有言者乃復召都給事中朱原貞等諭之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卽可知彼有所欲言卽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閒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猶尙默默況遠在千里尙肯言乎爾當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成祖諭兵部臣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病死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親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意宜速下各衞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

下幷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陞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於所在給之。

永樂初。山東有人獻陣圖者。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於閒時問侍臣。今外間軍民安否。侍臣對陛下施仁政。軍民皆安。正太平之時。成祖曰。太平豈易言。必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軍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以爲太平無事。又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眞而實僞。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聽其言而信之。鮮不有失。

永樂初。擢舉人王儼爲翰林院檢討。成祖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左右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比儼何如。對曰。儼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歎曰。古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儼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儼同。

永樂初。有獻道經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害無窮矣。故不得不斥。

永樂二年孟春享太廟戶部右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所劾謫戍三萬衛。

永樂初福建甌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能記御製大誥詣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建寧府儒學讀書。

成祖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人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要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示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孳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卹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旁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罪故違。

亦令從旁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成祖與侍臣論人。因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進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於法。自言不當違令干進。成祖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成祖嘗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彊於己。敢言者彊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成祖諭吏部臣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其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寧侍成祖於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成祖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

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佛乃能爲孝乎。

成祖嘗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成祖曰。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成祖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卹。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成祖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饑寒。此可爲朕賀矣。乃止。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將來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學士解縉等進大學正心章講義。成祖覽之至再。諭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靖遠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嚴寶等殺賊數百人。幷得其所掠貨物。成祖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

其能皆由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爲用矣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獻騶虞羣臣朝賀畢成祖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爲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又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愼

成祖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愼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恆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成祖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等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宮中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成祖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迹以聞

永樂時御馬監有索白象食穀者戶部以聞成祖曰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因召御馬監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刑部請論功定議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者成祖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掊出之

永樂時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既令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尙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必誅遂逮其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乎令錦衣衞執治之

成祖聞管屯官有不勸率軍士者。因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田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以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二年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成祖曰。朕與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縉等稽首而退。

成祖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稅二年。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永樂三年四月。以萬壽節。命婦朝皇后於坤甯宮。賜宴。成祖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永樂初。陝西興平鳳翔二縣獻瑞麥。羣臣表賀。以爲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於

下者乎。覽表祇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

成祖聞南陽草寇竊發。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敕書至廬溝橋。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成祖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穫乎。

成祖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成祖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搉。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閒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

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所言。

成祖於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成祖謫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錦衣校尉訐朝臣毀謗時政者。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詰之果然。因歎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校尉如律。

成祖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斥之。亦敕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成祖宥都督程遠罪。令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因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爲善者怠。亦孰無才。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故駙馬富陽侯李讓家人有中鹽虛買實收者。錦衣衞鞫之。言告者不實。成祖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共審之。實。錦衣受賄。成祖曰。富陽侯之子。朕外孫。孰敢誣之。朕但慮錦衣衞故抑告者。初不慮其納賄。命付都察院鞫之。於是侯之子懇謝過丐免。成祖曰。法度與天下共之。豈爲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慢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況爾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請表賀。成祖曰。此朕恐懼修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成祖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沈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愼勿有所顧避。

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成祖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

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卻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舊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達。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成祖曰。始慮海寇爲患。故敕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息。成祖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卽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永樂時。有言黃福乃建文時舊臣。不宜重任者。成祖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

成祖嘗謂翰林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讀學士武周文致仕陛辭。成祖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思禮具至。儒道光榮多矣。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

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成祖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成祖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典故紀聞卷七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徑送六科。成祖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成祖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成祖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恆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進玉盌。成祖謂禮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

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罪之。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與侍臣語知京師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於京城內外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永樂五年春敕討安南總兵官張輔等曰閒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充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卽停罷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運軍民悉罷歸觀此敕可見國初用兵尙能因糧於敵今之東征者何獨不然

永樂間直隸浙江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成祖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因歎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尙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樂初修北京宮殿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官建祠立碑

永樂時守衞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成祖聞知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衞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以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衞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長孫出閤講學召翰林諸臣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

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熟文辭爲能也。

成祖與羣臣論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成祖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永樂時。武昌僧欲修觀音閣以祝聖壽。成祖不從曰。人修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時。開平衞卒蔣文霆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尙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敗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成祖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敕郡縣濬河渠。修築圩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卽加賑濟。比者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成祖嘗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

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成祖嘗謂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之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以來。一遵舊制。愛卹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濟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卽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眞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文皇后弟徐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爲建文君所害。成祖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後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榮襲爵。乃以告后。后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識如此。

文皇后嘗問成祖。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誰何。成祖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明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事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

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嘉定縣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給度。成祖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稅。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成祖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氣和體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守衛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尙爾。況遠外哉。謫其官戍邊。

永樂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柏生花爲瑞來奏。成祖賜敕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鎭撫藩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柏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戲侮如此。忠臣卹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等。若復爲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既而蘇州揚州復以檜生花爲瑞。復降敕責之。

成祖謂兵部臣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以朕意榜示。令明言於

鎮守官勿阻之。

永樂時有告言肅王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衞軍者成祖謂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讒佞德之蠹也林無蠹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

永樂六年五月命禮部移文中外凡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幷其父兄發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成祖嘗諭吏部臣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成祖謂諸臣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罔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帖嗟名榜言縣官貪汚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搒掠吏不勝卽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皇陵直行寢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永樂七年春。成祖諭禮部臣曰。我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自正月十一日爲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元宵放假始此。

靈邱縣民李文秀妻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八歲。有司請罷給。成祖命至十歲罷之。

永樂七年。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爲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天命嗣大統。卽位以來。夙夜拳拳。志圖治理。今建北京。思與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務善去惡。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長。一鄉一坊有鄉坊之長。爲家長者。教訓子孫。講讀詩書。明達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長幼。各循其序。如此則一家和順。輯睦。有無窮之福。爲鄉坊之長者。教訓其鄉坊之人。農力於稼穡。毋後賦稅。工專於技藝。毋作淫巧。商勤於生理。毋爲遊蕩。貧富相睦。鄰保相卹。毋爲爭競。毋習賭博。毋奸宄竊盜。毋藏匿逋逃。如此則鄉坊之內相安相樂。有無窮之福。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髮。不可不戒。誠能尊朕斯言。身家獲吉。不然。冥行妄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孫。不可不戒。或有嘗爲惡於前。而能改過於後。亦是善人。若不改悔。終爲惡類。其省之愼之。不可怠忽。

成祖謂尙書方賓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矣。

山西代州獻嘉禾。禮部請賀。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保

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尙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七年十月。成祖巡狩北京。謂行在禮部尙書趙羣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議每常朝畢。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

永樂時。山西安邑縣官言。縣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蕪。而稅糧尙責里甲陪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俟招撫復業。然後徵納。成祖謂戶部尙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卽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成祖征虜次淩霄峰。謂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煇。何能上裨日月。成祖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之情。何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成祖北征至威虜鎭。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地於官。今信何敢貪縱虜民如此。

命法司雜治之。

成祖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成祖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審錄。諭之曰。刑當矜卹。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概論。

成祖聞溫州府民歲輸白礬赴京者。阻隔山路。負運艱難。因問工部臣。礬欲何用。對曰。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徵。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永樂中。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成祖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才矣。成才勿棄。且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九年。齊庶人槫之妃鄧氏卒。禮部言。當以庶人禮葬。成祖曰。槫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甯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成祖嘗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踊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

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給之。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澇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宜各撙節成祖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瀋唐郢魯王府俱依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安王府歲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支鈔祖宗時通融如此今何不倣而行之也

成祖嘗命來朝覲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緘默者罪

永樂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三日戶部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中官以聞成祖曰此賢母也命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

成祖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概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鍊可獲厚利成祖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衞官促之起遂不得陳成祖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衞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永樂中修國子監成祖謂工部臣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宏麗有加

爾尙書侍郎亦頻往督視.

永樂中鎭撫陳恭言侍衞防禦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成祖曰所言禁衞宜嚴最是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尙書呂震因請罪恭妄言.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豈可罪.朕恆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嘗謂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永樂十一年夏.成祖謂行在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卽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官爲贖還.

成祖嘗謂指揮張昶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淩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愼之.昶.皇太子妃兄也.

成祖嘗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成祖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

成祖嘗諭皇太孫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難經國之務憒然弗究而至於亡若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三年春貴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師恩詔至思南府聞太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此威德遠加山川效靈之應尚書呂震請表賀成祖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噪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爲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賀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永樂十四年夏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成祖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堯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聖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永樂時崖州黎以私忿爭相戰鬬衞將利於漁取欲發兵勦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讎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衞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黃童視之果讎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議書成成祖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

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永樂十五年。成祖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永樂間。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適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鏖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朝廷聞而嘉之。賜敕獎勞。陞賞有差。

永樂中。兵部言。幼官襲職者有冤缺。例不當襲。成祖曰。武臣當察其智勇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腯既刖。智尙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冤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永樂十五年。壽星見。羣臣請賀。成祖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然四方旱潦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淸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歐寧有進金丹及方書。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卽與毀之。勿令別欺人也。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甚此冰異也成祖賜羣臣往觀羣臣請賀不允

永樂間陝西耀州民獻元兎成祖以其圖幷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諭之曰賢君能敬天卹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中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涂徒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卽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姚少師廣孝論文有曰今之爲釋老文字者往往勦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以爲儒者不克卓立其意蓋爲宋蘇輩發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衞青等調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卽斬以徇當時軍令之嚴如此

永樂十六年十月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亡命黥刺者不許

永樂十七年。成祖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愼。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寬卹。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意。濫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敬愼。不可輕忽。

成祖救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卹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士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永樂間。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應詔言事訐直。詞侵工部尙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言於朝。請罪之。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成祖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於饑窘者。則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亦何憂水旱。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成祖北征。中途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得諠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虜或遺人口駝馬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又曰。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矣。

成祖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芻。因謂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概煩擾。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賜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

成祖北征。開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也。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

典故紀聞卷八

仁宗爲太子。曾侍側。成祖顧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仁宗爲太子居守時。有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者。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耳。仁宗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衞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仁宗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執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仁宗爲皇太子時。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簞盛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爲之惻然。俯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

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民饑且死尙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仁宗爲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衞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衞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卽位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因諭吏部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嘗謂吏部臣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汚混殺無別廉汚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息君子小人幷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遣吏部罷之

仁宗以京師人衆而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請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概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帛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姦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仁宗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仁宗即位後賜塞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

衍聖公來朝舊皆館於民閒仁宗即位孔彥縉入賀仁宗謂侍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乃賜今宅

嘉河衞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咬納等來朝奏乞授咬納等本衞指揮仁宗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卹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

仁宗嘗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或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白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卹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謂戶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徵徭。相棄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以羣臣進言者寡。敕諭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得聞。弊瘼於習而不知革。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塞。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

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仁宗諭戶部臣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卹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仁宗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能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敕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仁宗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監戒.朕十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遂命司理監刊印.賜諸世子.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敕付騏.復往交阯.閒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漢前在交阯棄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閒.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止.

仁宗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仁宗於早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贊侃兄弟宗親。豈宜過刻疎遠。其令班於駙馬之次。著爲令。

仁宗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又曰。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恆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夤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遠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誘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

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爲騷擾。不可勝言。乞敕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餘與驛騾。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碉砂梧桐鹽之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民貿賣。以省官府之費。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所言其皆從之。

仁宗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仁宗諭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示西序。朕得聞

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會禮部尚書呂震請備禮朝賀。仁宗以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楊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備禮。遂不作樂。止行五拜叩頭禮。翌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日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仁宗建宏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

仁宗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洽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謂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洪熙元年三月。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虐飾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

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淩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旨。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淩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尚有父子不相容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恆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

仁宗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內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齎行。顧士奇曰。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曰。卹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戈謙因言事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遂少。仁宗因災異屢見。遂敕諭羣臣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煩。殆難獨理。是以數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

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也。閒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概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與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謨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參如故。

舊制守衞皇城。皆親軍諸衞軍士。不得更番。仁宗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衞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衞。兵部尚書呂慶言。守衞事重。散衞軍何可盡信。仁宗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仁宗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閒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

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典故紀聞卷九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以縣民艱食採拾自給借函關驛糧賑之奏請秋成還官宣宗謂戶部臣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輾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其專擅

宣宗初卽位有自宮求用者謂禮部臣曰皇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孝皆發戍交阯今此人尙敢爾卽循例發遣更申明禁約

宣宗初卽位都督府吏及衞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宣宗謂禮部尙書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可行者卽與施行洪熙時行在禮部考山西按察司僉事不稱職例降邊遠雜職宣宗曰退人以禮彼今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太過可令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爲令遂降湖廣應山知縣

宣宗卽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因謂尙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士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劉安等請給敕命。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仁宗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宣宗卽位。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概爲大理寺卿。同西川參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選授。後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宣德時。眞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宣宗曰。僧道給度牒。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宣宗嘗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尙慮小民阽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徭薄。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宗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鬬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過。古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

豈不誠然此眞可以爲戒

宣德時錦衣衞力士寧眞言山西中條山有膽礬乞令有司採進宣宗曰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宣宗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愼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鑾縣知縣

宣宗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稽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義勇衞軍閻羣兒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將殺之其妻卽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御史悉論斬都察院勘驗實不爲盜宣宗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

矣。

山東清軍大埋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工部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宣宗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宣宗嘗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時。錦衣衞總旗衞整女。因母病割肝煮液食之而愈。請旌表。宣宗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彰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實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爲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愼。但君子小人猝未易

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宣宗諭法司官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愼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本。禍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饑寒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遣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時。有中官奉旨傳之六科。帰令往行諸司。宣宗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弊。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宗諭禮部尙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

宣宗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眞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眞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鄰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剋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淩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偸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宣宗因汝南王訐奏兄周王之過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鬩牆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然協和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此言最好

宣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宣宗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曰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爲王國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間刑部主事李順等金吾等衞指揮宮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爲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與侍臣論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產。教之樹畜。不輕用其力。故家給人足。而復儲贏餘以待饑荒。至秦開阡陌。田土幷於豪強。小民無常業。加之頭會箕斂。不遺錙銖。隋文時倉庾充盈。布帛山積。及遇饑荒。不知發而賑之。令民就食山東。國家儲積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宣宗謂侍臣曰。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貌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宣德二年。將臨軒策士。宣宗謂禮部臣曰。設科求賢。國之大事。昔之爲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眞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勸勞來。勸課農桑。修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此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宣宗覽豳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業由於此。所以傳世歷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宣德時。醫士賀祥等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虞謙爲杭州知府時。曾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聞今不復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因倚勢漁獵百姓。按察使林俶初至。振舉憲綱。湯懼不容。

讒碩於裴．裴誣奏碩譏誹及汎格詔書．遂逮碩至京．碩言臣昔爲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陛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儕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問汝．今既明白．汝卽馳驛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來．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謂侍臣曰．小人造言讒害君子．歸必罪之．不貸也．

宣宗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愿小人．眞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察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堯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閑防．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所宜務也．

宣德時．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構誣詞赴南京訐告．南京法司輒逮問．宣宗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訐者．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鞫問．

宣宗聞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宣宗命斬

於都市梟首以徇。

宣德二年冬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三年考試給與從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刑法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宣宗曾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恭儉曰儆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蠲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夷曰藥餌言質事實皆爲理之大要親序其首復題其後惓惓欲後世子孫服膺斯訓若爲人主者時置一册於坐側甚爲有益。

宣宗嘗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者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衞各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蹈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

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卽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宗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每砂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尙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有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塡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聞山西饑民流入河南者。爲有司軍衞所捕逐。謂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聞太醫院奏。尙衣監用辟虫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處收貢。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宣德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宣宗乃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糵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稓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醽酒有

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于酒孔子言不爲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嘗諭吏部兵部臣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救無救但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宣宗嘗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蕃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概也宣宗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宣宗嘗敕守邊諸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晝夜頃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人患者率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愼之愼之

洪武中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嘗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也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儀賓慶賀行禮舊無班次宣德時始以寧王言命各以品級序於同等官員之左遂爲定制

宣宗聞浙江所屬府縣缺官數多諭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廢事

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傅未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名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爲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

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間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册奏聞以憑稽考從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務官船經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道貧人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貨無貨者至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爲常乞敕所司禁約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賫本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實以聞仍遣内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請降敕勉勵以開言路因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宣宗與儒臣論漢唐諸君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内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

疏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宗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鱖魚醋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需醉獻和章上嘉曰朕與卿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付託

宣宗因侍臣言爲政在人知人爲要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慎選廉公官員催辦不急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宣宗聞府軍後衞有題進本夜遞至北中門守衞不肯轉達因謂錦衣衞官曰祖宗成法朝能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爲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

之.

宣宗嘗諭鴻臚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禮科兵馬司免引奏事.

宣宗因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固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於是賜士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來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其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復諭之曰朕聞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祕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祕閣宏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龍朝開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煙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曈曨絢綺疏忽似粲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淩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勖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

典故紀聞卷十

宣宗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崤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詐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嘗作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幡幡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餽贓。或請治送贓者罪。宣宗曰。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令。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

廣東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縣巡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烹鍊。宜開治置官。宣宗曰。今各處歲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宣德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宣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

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爲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是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曰然而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淸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爲人有雅量從吏嘗汙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曰汗可浣何懼爲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宣宗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海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宏壯焉

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宣德五年宣宗始敕國王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國王感悅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詣獻陵顧謂侍臣曰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靡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

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恆記憶不忘。今所建寢陵。皆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益。

宣宗奉皇太后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於道。皇太后顧謂宣宗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恆輕徭薄賦。以存恤爲務。庶幾爲民父母之道。於是皇太后過視道旁農家。皇太后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如家人然。皇太后喜。賜鈔帛布飲食。皆歡躍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皇太后嘗之。舉以與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宣宗侍皇太后駐蹕陵下。召扈從官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甯。生民無事。固是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力。輔等叩頭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本於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饌及白金文綺。

宣宗自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未耜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爲帝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命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宣宗召塞義等語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治之得失。因錄

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蹝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尙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宣宗臨軒策士畢。還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尙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

宣德間有建言請設諫官者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迮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己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宣宗聞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織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聞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聞豹房勇士以民居寬好欲奪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號令徹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恃中官爲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宣宗敕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霾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

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尙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宗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

宣德六年三月。尙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內一款。各處軍衞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卽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鄰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與保甲法併行。極可以防奸弭盜。

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資賃舟。宣德六年。宣宗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

宣宗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尙書郭璡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常爲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及晨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穗與粰。安得繒絮溫。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愼所擇。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宣宗聞刑部繫囚反獄諭侍郎施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憫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柙人復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宣德間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私烹煉宜開官治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宣宗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宗因甘州衞千戶姚甯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啓將來何以使人今甯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宣宗命淩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往諸處淩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

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託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既又敕天下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副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惟以安人爲心而內官監太監袁琦隨侍日久肆其狡險欺謾朝廷假幹辦公務爲名朦朧奏遣內官內使在外淩辱官員毒虐軍民恣肆貪殘賊穢狼籍金銀以千萬計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發其罪惡已敕法司榜示天下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綏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不負朕委任之意爾等勉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

宣宗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累肆劫掠請命總兵蕭授勦之語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人雖務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爲患何至便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雖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善人撫諭使改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勦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人君御世之權。惟命德討罪爲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宣德時。滿剌加國差巫寶赤納來。訴其國爲暹羅所侵擾。禮部言。諸番貢使例有賜予。今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宣宗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紵絲襲衣綵幣表裏緜布。悉如他國貢使例。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爲宜。宣宗謂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其從之。

宣宗嘗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爲名。羣兒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南京國子監助教等官。舊無皂隸給使。宣德中。以司業陳敬宗言始給之。

宣宗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卽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慝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爲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

國子監東號房。原係金吾等三衞草場。宣德間。以監生人衆。特賜與諸生建房舍。其間地給本監種蔬菜。以供會饌。

宣宗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母卒。問尙書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曾受封贈者。官爲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宣宗曰。儒臣吾所優禮者。況非此母無此子。其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爲例。

宣宗因侍臣觀宋史。聞侍臣言。宋家武備不飭。率流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宣德間。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民受其惠。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穀散不收。甚至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徵收有實。仍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不恕。宣宗諭行在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近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言者比比。而未有興復之者。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宣德間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概編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言御史與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敕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違越禮分各府知府亦有自顧闕茸貪暴畏其糾劾者接見御史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宣宗命行在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宣宗曾敕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不忘嘗敕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望理不圖臣下玩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吏部即會在京三品以上官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朕擢用之毋徇私濫舉塞責

宣德間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由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宣宗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宗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繅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出所賦織婦詞以示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斯須動股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多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煇煇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舊制詣郊壇皆朝百官後乃行至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請配神太常寺所進祝板誤書月日宣宗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社稷而於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於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愼宗廟以有事爲榮若再蹈前失理無再宥

宣宗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

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卽是脩行敢有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宣德間廣東按察司僉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旣已出家自當離俗今廣東浙江江西等處寺觀田地多在鄰近州縣頃畝動以千計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爲行童及逭逃軍逃民代爲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寺觀土田報爲寄莊收租入己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敕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佃人戶籍頃畝多則均分本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宣宗謂少傅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士俾進學因思賢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詩述意卿當以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廣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恆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摛辭務淳龐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勖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宣德間湖廣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徧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

乞敕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文武官俸每石舊折鈔二十五貫宣德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欲每石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濙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禮部尚書胡濙言景星見西北方天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覩斯瑞實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應請偕文武羣臣上表賀宣宗不許遂敕羣臣曰古之人有言時和歲豐爲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爲災四方告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慚於心夙夜之間惓惓祇懼星文之瑞何救民之饑而欲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是敬恆欽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文武羣臣尚共夙夜同心同德佐朕於理治政事者以安民爲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爲重任刑法者以平恕爲要敬愼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生靈之顒望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而吾君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欽哉其止勿賀

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敕命言其父緝先以侍講事太宗皇帝復以中允事仁宗皇帝於春宮歷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宣宗曰皇祖往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恆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及其妻誥命不爲例

宣宗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羣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

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堯天之功。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聖。齊於臣鄰。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皐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於皡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東帛戔戔。命彼皇華。歷於丘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功庸。翼我王度。維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啓予沃予。以迪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宣宗因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蕭山人。爲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體。仁宗有意進用之。一日顧謂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翹楚者。

宣宗嘗諭右都御史熊概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糧。尅減冬衣緜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託公事。偏歷取財。乃以軍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吏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宣宗末。刑科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麇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敕大臣歷考明驗。參酌成規。皆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年富又言。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畜。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

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敕禮部。令各處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宣德十年。敕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鬮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贓濫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贓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卹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本。從之。